
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五

宋 魏了翁 撰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宰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逋誅一二年則尚以兩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㝢從違異五閱荊火大卿整㫋芳節典司祥刑辜戾姓名無由輙汚几御未幾闕守遣人來則知

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罔極之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烽燧方張匪妝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陬不通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顧為來教先辱祗以重其不敏之愧

答湖廣陳總領 允迪

某囚山以來坐見再閏五谿天下窮處靖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憂與世絶亦不欲以辠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靖之官吏以郡計請冒為一言已犯不韙

而誨緘嚮答不替疇曩固已竊闚君子之所存絶出流俗嘆味之餘祗以為愓用不敢嗣貢豈期夙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遣行李申加存勞戔函幣篚所以奬飾凡近燠休羈窮者甚渥豈但不已之榮抑有以重窺所存矣

答葉子寘

來諭屢屢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畧闚君子之所存末復以無名無跡致懷人憂世之意益以驗閲理之深唯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

惟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某等輩何敢輙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大蘇公之明偉似無復餘憾然而其妄謂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過者也而責己重周待人輕約優柔肫切怨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恕之意如茲遊奇絶所欠一死之類詞氣

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
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名不章豈
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葢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
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
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
去為難也高明以為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復

某囚山五年殆與世絶聖賢之書重復温尋益覺義理

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嶮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土
人亦無儲書者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參考然亦坐
是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此與同志者日讀語孟
數章去年方讀易偶曾裒萃周程張邵楊游胡二朱二
呂諸儒易說成編日誦數爻賓主俱覺有得邵氏書惟
有鄉人觀物先生張文饒行成為之注解者在此與諸
友講論未容輟納俟令人抄録一本後便寄去康節家
自有邵子文所注本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

行者向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恨恨邵氏書有觀物篇先天圖漁樵問對擊壤詩易學辨惑等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歸蜀則此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 彌忠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昆金季表裏甥姪多所接識亦有以聲氣相推許者有以問學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

美萃務令人懐久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競鎮浮如大監之挺挺特立不為勢遷則尤所願交乃僅於朋友游談書人往返略覘典刑一二其為忡忡悢悢可以想見自得罪遠屛蠻徭之與居分與世絶有五六年于兹矣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于諸公貴人之門敢謂隆謙特貽存問所以鎮撫其窮困奬飾其愚近者無非發於懐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挺特立者又於此乎見之而某不足以稱所愛

答易尚書 祓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著庭之日再陪雅餞于司成冑監之時扶持奬飾若不以衆人待之者銜戢恩意至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汲朝蹟而某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懐漢嘉印綬以去縣是或召或辭或麾或節徘徊蜀道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絶不聞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相見則

知從者久寓溈上之麓敲門掃軌絶少入城近二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遽緩則如巳之失此良遇今猶恨恨既來渠陽則事體又異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如尚書亦例成闊疏敢圖隆謙首貽誨問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侍之樂且蒙輟遺五書開儆愚陋風誼之微負出流俗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昉見乎此是則流離困厄之久天所以

風植善身淑世之業也是孰爲得失哉

答洪郎中咨夔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奬借扶持義鈞骨肉正人去國善類喪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已甚猶假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禄理所當然同列留行亦無由相關乃謂既不食周粟又徼幸復留皆指以爲罪賴天王聖明僅徙南安又徙之靖自二年之夏方抵謫所山深地僻殆與世絶程叔運忽以去秋

手帖至且承别後縈侍庭闈尊履有相多福不勝慰懌盖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憂之既又得髙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眞書院記所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某使南安之命使不反汗則豈不為盜所怖今與家人子女恬然於㸃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瞻四方覺彼蹙而此裕然則殆亦非人力也

答眞侍郎

自程察推及葉勝到游領誨帖嘗因江倅便拜答今江
倅憂其子舍之里居者奔播無定所專人訪尋某亦為
長者慮已拜尺帋旣緘封未遣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
遂入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為里人少闕徙馭尊履
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邊境猶未定受任者措置乖
方塗炭者至十二三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戚然不能
一朝居也久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如鄭
公為黄巾所敗而不敢犯其里今侍郎以德望臨之雖

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待則辟冠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兵氛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遲緩則秋冬更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乃向來功夫自囙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畢事然後合程邵諸家易爲一書但苦書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夢筆山房記急以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為可即乞批示却當親書繳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禮大半其間儘有好處盖注

疏甚晦得此書方覺易讀也

答袁提舉甫

少務博覽惟纂言記事之是務未三十時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永終日書案既索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乎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當接侍以求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耳

答李遂寧埴

北墅固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字此元是今人所書野字

蓋詩中野字皆合韻十虞漢有韻之文猶然至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圃萬一只改作園或作圃字亦似無病

答袁提刑申儒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往往發之於文亦未敢自以爲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私祭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恠而來教誤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舊傳特少有人拈出大略坎

陽在中故水為內景雖陰在中故火為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之意耳

答廣西趙經略

某己酉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淩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餽問已竊闚放麑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憪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邈然於黔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關得以靜慮澂神事所

當事令姪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

答林衢州　略

罪放之久殆與世絶矧邈在荆鄙黜陟理亂所不及飯蔬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懷顧寇氛未弭生齒蕩析痒痾切已寧能恝然也衢當水道遮迣畿甸於今為天下劇

蠢兹小偷孰顈厥初浸為大憝萬一浦城透漏内冦相仍事勢益可慮微吾年兄威愛兼用綏馭有方翦夷姦萌增飾武備江浙河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意也

答袁提舉甫

某屏居窮裔殆與世絶自冬春來福建江西湖南盜賊連亘二三千里朋舊之仕於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漕倉書至五月末

而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締之憂然幸江淮荆蜀之帖泰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旱暵者乃爾顧瞻四方誰實為之緘示公牘榜移朓惻至到分遣行眎之人皆明使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饑民之腹也無疑刑善勸德之效至於喬氏管氏諸家争先發粟為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𢾭動者哉真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趙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麗習之間所以交儆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闕節必以求友簡

條爲先務嘗以呂文穆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
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
章䇿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忠肅公翹村館錄之類萃
爲一集板行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已用
世規摹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
人輔已以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
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覺先知者職分當爾邇來絶少
見此令廣微獨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

知勉誦隰桑之辭以毋忘公之德先正絜齋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寄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閎贍若更加收斂則絜齋之平實淵永也某如觀諸天府寶鎮大玉錯然陳前内揣窮空畜縮愧汗猥蒙下問輒冒昧以數篇録呈亦有墨本者併往來數謂向來滿腹今古畢竟是順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别方是真切得力誠有味乎其言然竟坐滿腹為累未能融釋也高明以

為如何真景元時相聞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冠義無閑户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知招嫌取忌有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者罕能及之敬歎敬歎

答薛檢法

誨諭諄諄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履常所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留神筆研者矣亦不過以記覽詞辯譁衆取寵為事熟復

來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千文前輩用功本末兼舉大抵皆爾某自為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刋鐘鼎欵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熈間善本今乃知為檢法之曾從祖也

答丁大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君子于役茍無飢渴能善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久近未暇計也而某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

何敢有他覬邪獨念同時得譴諸賢皆懷誠秉忠有德
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兼收並畜猶慮不給而
知藏瘝在視斯民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
間而將安所終底邪某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稟向來
曽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别尋繹若端緒整整則自程邵
以及其流派可合為一書曽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
稾亦取漢上説附遂文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石詩傳
曩在成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

序文須是見得大意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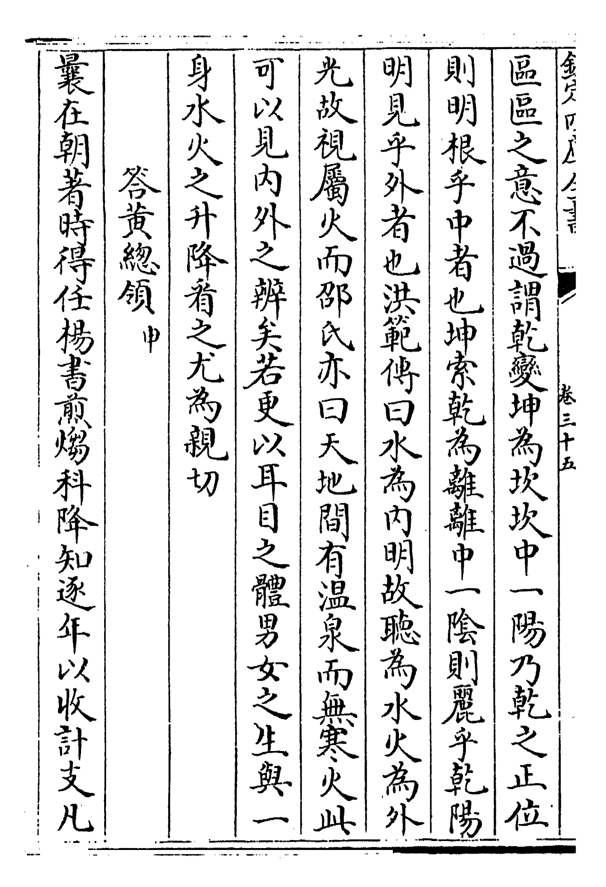
答池州張通判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勉以讀易補騷滋荷期獎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同則向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盖於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兼東南學者亦罕得邵學今正欲造此暇日合程邵之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為之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

外今欲易作主敬於内未知可否乾之作曰乾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操蓋是晉魏間避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操守惺惺此是語録中如活潑潑滿腔子之類皆用世俗語銘詞用此稍欠經雅兼篆文無此字欲易作存存存又恐犯六有中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答知常德表提刑申儒

明有内外之説書前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致蒙洊誨



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乎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内明故聽為水火為外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温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内外之辨矣若更以耳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看之尤為親切

答黄總領 甲

曩在朝著時得任楊書煎煬科降知逐年以收計支凡

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變通文術會遣李卿打算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為之則徇私失催於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人而明年以總屬餉既給取官職而斡旋不行於是又朝廷求科降闕

答寶慶梁教授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為教官特為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

為記此三子者刻文其上則區區晩學尚安所措詞驟

聞命戒雖荷期予之厚誠不敢當

湖北李運使壽朋

昔歲池陽幸蒙臨況自郊勞至贈賄殫極屢厚以誼言

宜少遲留以副賢主人待遇之意亦可風勵薄俗宣昭

令儀徒以是州非它郡比餘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稱疾

速行實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黄相待亦不薄獨岳鄂若

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沉進退乃反不與事儷

因知吾人遇事唯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
舍如古人送荆州别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禍福所不
暇計而福自從之别後數從邸報竊審貴名日起異數
便蕃使節藩符震耀吳會無從寓尺帋之慶自聞將輸
湖右藐是荆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顧罪
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葉元老來已能道眷存之
意元老嘗以末事為請某猶囁嚅不敢對謹為作林運
管書區區之心亦可槩見使人來辱五雲賁洒忽墮五

谿跕鳶之外君子之所存夏出流俗逾久弗替

答史提舉 彌忠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曽未數月已領五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久弗替於是可以立懦夫厲頹俗豈惟區區一巳之私幸云爾得江閫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或奉寇賴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盖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想見前後所言盖有不能盡如雅

志者矣比見令甥陳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録到中和堂跋語者學問淵源端有自來若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而決無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逝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亂得失大略不過如此大見以為如何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直行其志焉責雖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漳泉閒亦有山林之適否

答林大卿

答潘瓊州子順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西爲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皆火其居而殺其人妨耕奪財生者流

蕩死者含寃況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攸屆也此皆得之江西近訊者若此

答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潛藩髙宗雖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敵陷杭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寇退然後回杭以此觀之盖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興不同嘉

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

答劉司令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平國以為如何

答周晦叔應辰

别册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藴將欲學問思辯以見之

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當道之語雖勿為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淺近自期而某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已憚其難行者往往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為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大亨貞云○先天之卦繫辭固有之參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畫發其祕必潛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所可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

谿盖通字對文耳○道器之問答朱子語録已有之○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之説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生生之謂易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説與天命之謂性不同二程以來辯之悉矣於本義集註可見

答楊均州 恢

示諭比干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從書中作少師為穩祠額併作篆納去比干殷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

孫散處于均則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干合二字為一者不特均有之衛自有比干廟李太白集中可見謬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于言

答王邵武遂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名地者多從邑一從召從節髙也年髙德卲之卲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郡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節或以邑得名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名之以刀自

不可易今不過多曲其上而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屬望之則不似刀字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為如何

答朱擇善改之

先天之說須有人口講面授乃可以入若以紙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發震易圖易傳及臨邛人張文饒行成七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郎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兊離震巽坎艮坤左邊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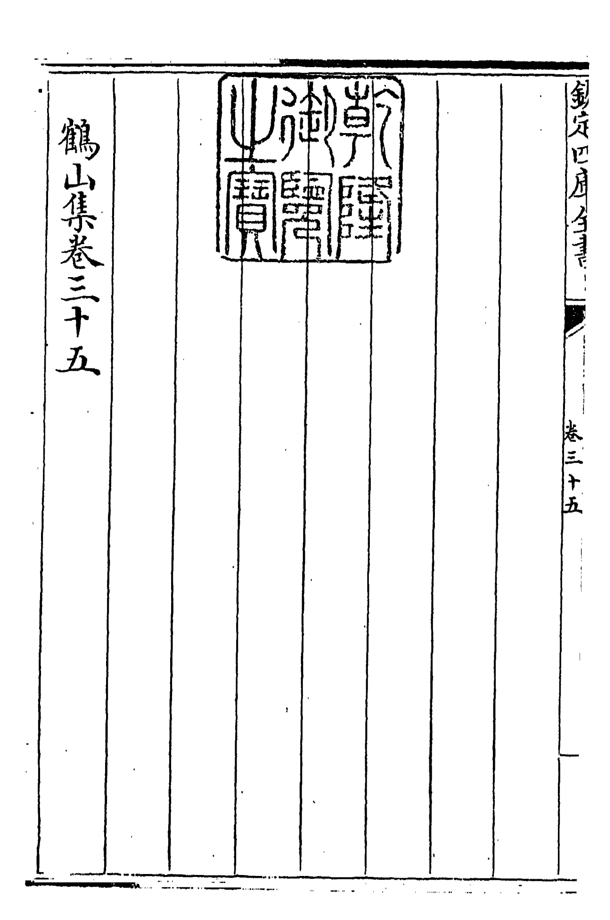
往者順右邉知來者逆而文王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兊易所系甚分明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與誠之别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中庸大學熟看久當見之來諭又謂此心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為害所謂操存者非著力把捉之謂纔說著力便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說令書味浹洽而即於躬行日用間隨處體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知益明此皆前輩說來其實不

可易若書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書不記甲子乙丑年間與輔漢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時時同看朱子諸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為學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㫁次愈覺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儀禮注疏重加温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之說得於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訥不能發明

亦坐黨同伐異不能平心以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答吴寺丞 泳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大抵凡後世為追崇贈謚之類皆是不經雖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違此等事所當商略者非一



鶴山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劉紳

鶴山集卷三十六　　宋　魏了翁　撰

書

答蔡總領廙

雙牘狎來多儀併侑窮陬冷廡為之㷆乎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祠牒諸司助羨緡其計已窮儁日朝列時每得楊李諸文書即縷縷言之廟堂亦摶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盍久為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　少張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益恚澹而識明者也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禮學極有功敬之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繹覺得礙處極多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揑合增成一義此非面莫盡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留意合程部而貫之乃為盡善恨難得此力量願相與勉之其之所以舍彼而事此者正以彼不可為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振文

巷囚山三載土風民俗久益安之靖為郡百二十七年布髮跣足之風未之有改城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非四方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册再三尋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疏鹵使無是役亦泯泯此生矣城之東得隙地為屋數間亭沼華木略具號鶴山書院距寓

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未必如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州郭通判 黄中

某囙山恰二載温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從前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讀善記覽為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

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劉石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工夫無

三代以前規模節次只在漢晉諸儒脚迹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為如何山中日永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

答黄眉州 申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鬻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算文字及揚李二總時有

告急廟堂之書誠是無策李緫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説揚叔正劉甚妙葢自乙酉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恠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除少卿不肯枉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意殆不可曉也

答前臨安尤通判 爚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嘖有煩言遠從離騷

之國是年冬某亦以皐行矣沅靖擊析相鬨而各不得以尺紙往來畏威敬怒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謗者末也忽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猥加奬飾不敢當不敢當久闊杜門謝客玩心釋典每謂吾道自足奚俟他求深為嘆息今承來誨則知留意義文之書此為得之但此書占筮於秦漢虛無於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為全失虛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已知此却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

胥而從之謹因下問僭布區區然亦安能以筆端盡也

答趙全州必愿

某囚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得滕兄景重遠來相處數月亦湘中之所罕有適居甚不索莫也寄示海外書及邊作既煩筆吏謄抄館賔點校又至專人以送友誼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亦未易得謹復以问字奉累轉達幸

加謹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省往書牘尤為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非是辟禍畏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高明以為如何

答周監酒

占夢視祲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為周之舊典然硩蔟壺涿蟈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舉趙爾子

與夢祲事為證然而比周官已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凡偽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特以下問諄諄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禮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比來山間温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

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説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體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縁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為然高意以為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　埴

所委北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毋以

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辛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體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溢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貫傳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刓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碣之節今若省許紛紛則易之為是當因長沙書及之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既辭則不當受禄故治任西歸牒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遷謫今來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為是邪不食者為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挺挺可喜言者遏之俾不達乃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馮吉父祥

答眞侍郎德秀

其向此囗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三百幸無疾
恙得以澂神静慮事所當事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
而義理愈索愈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
無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比入山重
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禮尤煩其閒要言精義亦多先儒
所未發既費目力于此則俟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
温尋易學有如來諭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有邵氏
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其言之亦不過勦說未敢

容易言之少頃自見得一二方以稟布比趙立夫來求
宰性堂記亦以易為性善之證謾録呈又有數記併以
求教有石本者納數本如長沙倉記則僭書兩賢妝盛
事愧筆力就皺欠發明耳

答楊富順伯雨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為去留此弊久矣亦坐士
大夫事事以時論為然南樣為法稍有語録氣者即謂
之有學不復於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

治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眞儒實才執風俗之機從上
變來如何回得要亦關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己甚易及人甚難尋語全欠講磨
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功夫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己之所
推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
以此為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子自作功
夫非是為人緊要在忠信習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

自已有如高作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字韻盖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與覃字韻協也高意以為如何

答熊教授有宗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滕處厚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壊之於天子之庭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 行簡

某曩者幸甚蠕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奬飾假借義鈞骨月而愚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拊存之銜戢恩意于今五年愚分自循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棄絶然乃心鄉往曷日弭忘山中於黙陟理亂了無相關温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于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為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恝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

責望於尚書蓋以望實昭著人情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為功不為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能自明此特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言猶庶幾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時望者乎某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茍免顧君臣義重若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岳

某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成皐緩輒留一日揫索枯思得數語求教倣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為歌詩以記事不知台意以為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稱不若易以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盧一時之説今若仍用園字元不

妨或改作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辨論更取財度六經中有韻之語不分四聲如魚與虞韻固自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也

答夔路趙運判

誨緘再辱聲氣攸託退揣愚近愧浮於感學記比得李漕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已即登徹所教五條從别紙拜答大抵讀書雖不可無傳註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

鄭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周公之法故其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禮記註乃謂即大司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難信以此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菜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異則改為舍

莱亦自省事術者道路之所由凡從行者如衢如衙如
街如衝此類極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説文云術邑中道
鄭於樂記心術註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説文通釋云術
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
易為遂字而謂之小溝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為拘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大之或易門術
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倒行逆旅曾記戰國策吳語之
類一二處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書可

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更惟財度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宫蓋諫救官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文最為親近而國之子弟守衛王宫皆有次舍在宫故本文云云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蓋與國子同處王宫因使教之朱文公所謂王宫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不然除却師氏外别不見王宫有學似不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有為碑刻文其上

故儀禮自士以上廟皆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爵里子孫久乃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為詞則學中之立石以刻文也何居盖立石以識興造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足之

答真侍郎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
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楊
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横渠之與濂康節
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字鑽求一
月餘間讀者聽者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
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
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僔僔當當
愈玩愈有味此决是古來曾有此説特不知何為漢唐

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 天成

竹州詩蓋本禮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一語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發明漢輿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爲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諭欲

其序朱文公年譜此顧附名篇末

答楊瀘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絶四方之親戚朋舊雖忘其為罪戾時遣人問無恙然而問遺再三不懈盖僂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絶俗豈惟宵人之幸振頽勵薄所關不小矣感服之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别是一説而徐純忠胡李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夢者殆莫可曉其尚以久親正人端士

稍識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安況山深日永别溫尋舊六經愈挹愈深若指日得歸則為私計為便脫更留年歲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為彊也帝城之書直不敢遺惟鄉人惠書則答之真是見得淹速非人所為也

答丁大監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謌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

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皐戾求宥之人若引而誨之其則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前教詩傳在成都見之惜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刋行未見刋之何所若有賸本欲得一帙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履之眇跛比之馬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

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其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

上太煩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有合程卲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記因温尋諸經一遍然後為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執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以備采擇

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别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比因小姪顧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汚主書吏近懷不韙之懼誨緘寵放情味藹然義均骨月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衆人待我則某非其人也徒知銜戢且矜以自壯焉峒冦為目前之憂已迫内郡未知攸届淮氛為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

可寒心得故舊書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撓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夙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愚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輒示新刊五帙為要典夫士之擯於熈豐死於熈豐變於熈豐者不為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為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

辛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寇內侵此所闕豈小小者趙太社丈欲發明此叚可謂用意深遠

答曾教授宏迪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賴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曉然為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為朋友名堂矣今來諭欲以名齋居之室謹效薄伎以承盛意覩名思義更惟勉之

答眞侍郎

其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述來諭拈出
禮注中太一鬼神等說乃亦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修
息遊政以藏修息等註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
之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諭疑其誤以水屬信蓋古
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為
信土為知故王制禮運等處註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
五行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然而亦
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有所據以天文察之

以一身驗之亦有各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岐黄之說耳頃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其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求異誠見其不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諭又謂讀書有所纂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言其略

答虞卭州方簡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恠第鄙見有未達者不敢登之紙上葢天地間惟涉乎離者逎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者山川蕪没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愚

羅君草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桓温庾亮友謝尚人品

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其實則何敢望黄太史以來諭欲歸重于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弟子與子思皆呼孔子為仲尼字與謚相似皆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 心傳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説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

之門自是一種説話其與之相識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而和具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内貫動靜亦無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慈湖以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其因有一疑求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多少義理不曾有體用二字逮後世方有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別尋

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為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鼎

古人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特時時整飭不敢頃刻滔慢幾微之間此忱不屬便非天命流行義利吉凶皆由此判甚可懼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吴環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虚實如何至於擯斥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己恪修竿牘專人控陳起居彞儀兹不瀆叙輒干嚴分冐布愚悃伏念某禀姿魯鈍涉學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辠戾上恩全覆特逭誅夷追褫三階竄投荆部七年去國六載囚山辠大責輕感深涕隕顧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輩寅緣聘名塵玷清華而愚戇妄發自速厥辜又仗鴻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嫌憚嘗欲敬共尺牘控露感私而潭潭邃府無路

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絶敢謂少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徑為敷陳放歸田里元階舊職既即畀還直館珠庭遽叨職禄大踰始望夐掩前聞雖愛惜人才存全事體粤從更化具有成規而某藐玆九殞之餘僅覿生還之命顧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復為全人以立斯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銜荷之悰已詳專牘玆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五谿道遠勢須秋晚可抵荆州來春之仲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

數百指之聚不為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鶴山集卷三十六

鶴山集卷三十七

宋 魏了翁 撰

書

李眉州 壬辰

北警漸定而諸臺徘徊不進利州一帶已營葺屋廬墾闢土地淤洋之間諸將亦肯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歸流民有所系屬大明賞罰别慝癉惡戮叛捕亡何為不可顧悠悠果山亦怯誨盗殆莫可曉黄卿獲潼

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鮮赴制司雖云把穏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府已獲姦細具有贓証乃託之鞫勘明示姑息臨邛亦獲大邑所捕兇數人乃不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内郡皆爾潰徒何憚而不横行也

黄制置 伯固壬辰

載惟吾蜀之敝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以來經理未竟寇復大入分閫者或兩三月或三二年而去關隘疎闊舊來備禦去處未暇盡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關

之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文書信乎其若比也然藥之活人則未有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不以昵比揜比意不競證局之懷相尋無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況十年使蜀閱理既多凡今讜言皆所素講諒惟聞命引道旗幟號令必已灑然更新邈玆遠服特未及聞之僞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當韃則不足鄉我

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之吴挂求保何如陳昰粗強人意近乃聞麾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亦頼其力也田冐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之衝邇來鞫治之詞乃若度其所為此不可曉亦嘗為李丈言之而見荅之詞未甚明暢前一年冬多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説若試以是思之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别安撫之傑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少之時有言人之簠簋不飭者輙咎其誣人迨稍涉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不知其學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貪之薄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則師保者實誨之其學不適時分與世絕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久閒習嬾之餘屬時多艱救過不贍蜀道如目前所聞似無他慮然藩籬元未復

將習於貪婪守利於逋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狃於誅求士壯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韃和可以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為何如

程運使過孫甲午

如執事者在今寡儔嘗欲一拜下風因循不果則起家為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怵於見聞之陋其酣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

自好者亦以纂詞緝句為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知正救乃至養痾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力去積年之疾是治亂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可知也㭍才譾知薄誤叨閫寄屬時多故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名物之變緝為一書或有補於世教今一作吏此事

盡廢少須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
臨紙悄然

鄭丞相　甲午

某比者伏覩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楮亟控賀忱
伏計登徹某此月二十九日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
偶蒙誤柬進職錫鞶重惟畚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
靖援畀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侯對東蜀
作藩起之辜戾之餘已劇僥踰之懼而器名驟假爵服

優加矧惟地節親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
瞻所關猥暨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樞使國公録
善棄瑕納汙藏垢委曲敷奏動悟帝心藐兹妄庸疇以
有此已具奏牘控辭恩命併具公狀上諸尚書敢復吉
圭手狀盡控衷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位逬
負秉之識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日萬里罕所知聞
聖化更新人才彚進戢貪奬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
獲睹明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悠久謹終如始不

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狃於姑息毋摇於係累則宗社
靈長之福也夬之彖曰剛長乃終其九五曰莧陸夬夬
中行無咎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某受知之素無以
致其靖獻之私不覺縷布

鄭丞相 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庸正人之賀寒暄彛問兹
不瀆陳竊惟瀘介渝夔之間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
罔聞知今春便從置郵奉丞相制書奉戢貪御筆奉改

元詔令始知親事法宫大明黜陟忠良胥勸幽枉畢伸以
靜黙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雷行電瞬句萌達蓋有
日侍左右而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者也
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賞賚優加舜閤增
華漢金寓寵銜戢恩遇莫知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
睹求言之詔蜀置自近歲多故習成怠緩若須被受將
有後時之悔散共德意亟責封函尚慮聖化更新不欲
循襲謬例繳呈録本乃以鄙見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啟

似亦可當録本非敢為世間虚美不情之言以自䟽於門墻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者顧終言之主上天姿絶人無庸過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薰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王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簣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美而

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悱如漢之武宣唐之憲武赫然
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澂源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
輟滿除之憂況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
凡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模拂意之言少稱譽之
詞多人主習聞其説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秉其偏
而入者何所不有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
治而不變者蓋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
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更惟立心強志以

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厭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求盡革反以不受苞苴為利蜀師令職授任事多牽制向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嗣陳之

陳參政 甲午

某已囑吏函敬致賀悃寒暄㬥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瀘僻在渝㰃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

郵獲睹詔令之下赫然有勵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
載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奬飾孤遠
省循涯分未省報稱㑹聞御筆求言念厚恩未報寧可
黙塞自同衆人以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効異時録
本繳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録本非
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慈亭察蜀地無他聞
惟始也聞金𩀱之既滅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
憂近得更制帥書雖亦盛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緒之

骨俘阿骨打之寳係天剛之頸其詞甚偉而其末尚云外患固當防而覊縻之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急大抵今日之論雖當事任者亦未能自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入陵朝京之使諒亦少須道路清夷彼情可信而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閫以來物望甚愜相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覩屬之意高明以為何如

蔣大著 重珍甲午

比睹邸報竊審親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難進之節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闒修門進退之義適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體又何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處作久遠工夫人臣不過隨世就事藉令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有滿

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湯則格于皇天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扈陟諸臣等耳況秦漢以後規摹抑又難言宫庭之中與正人莊士邈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稱譽諛説之詞人主習聞其説養成驕慢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悱赫然剛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況退而寒之者衆則事業安得不與血氣俱為盛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

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體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其目前甚憂之高明以為何如游景仁弘毅堂乃因其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者渠本用大心堂後來量取弘毅二字焉作一銘久之渠方求真文作記只行得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贅乎吾儒只說正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言心若良貴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雋永

矣

真侍郎

清原字不容作篆盖篆文原無水旁記得朱婺源復之嘗以縣額見委誤為書水旁既而悔之為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浮光借牧之事太涉容易此處正當衝要若放令韃騎南牧則廬信黄蘄最切莫不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

淮東西使大趙制閫于黄又命重臣帥江東爲慮可以略見度曾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不輕也黄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冒鞫和彦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冒終於冒威亦不威敏若才領事便當强韃三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由七方一擣石昦原幸而連捷遁來兩旬又無所聞蓋瀘僻在一方知聞獨後耳丁丈伯來音甚速或謂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的却未得出陸後近音耳幸而冒漲泝峽以趨朝廷之命使

未曾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有所付也比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關河覊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秉機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 黼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以來大言誇詡恣行不義者謂之才吏至誠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來縱貪剥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為害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為事實勝

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為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比所過州有言今年三四月敵分道大入幸而曹賀諸人駈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皆知之竊窺其意似謂二年閒渠已經理有緒可保無虞又覺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勛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為所礙斯亦有關不細也黄帥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黄亦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放彭門鞫

和彦威於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久公論稱快既乃
閗從冒而不威賞罰之大者既爾餘事推見今大卿以
正學直道自東眷知擕持令名鎮撫全蜀雖號元戎之
貳實操人才之權黜貪奬廉旌直遠諂揚善癉惡簡能
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居幕府為助已多
度賔客必有偕行者更惟博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
以手書付趙制帥俾之覊縻秦鞏想已見之别紙録呈
大卿亦有被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録呈以備

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當取韃人所爭者亦未為不是也惟是朝士近書報及韃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御聞之否光豈可借正廬信蘄黃之衝史帥未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狥其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兄瞻叔除江東漕未曉此意曾參預悠悠未出此一面甚重大趙在黃岡置司意者朝廷固亦以光信為慮泛觀目前事體千岐萬轍未有止跋所幸親政以

來善惡粗明然終覺具文飾美避嫌畏議之意多或如靖國半年而變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知也

吳舍人泳

所繳梁李詞頭陳誼甚偉置中又報再繳此所謂覓陸夬夬仰嘆盛舉然目前尚有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更惟念之某近嘗遺友朋書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終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體頓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鑒也

回牟總幹子才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我字等類皆才也哉在皆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承委諭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關涉最大今人物之要格事事要知而形體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憤悱之餘却將商略也

曾叅政

中道拜疏逆遏兵端薦紳流傳為明時盛事恨未獲拜

觀諫藳而近日所聞又若和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體之詳第深隱憂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三十四年間上下相狥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誠懇惻為頊開禧諸臣盛陳備禦自詭克復訖於失軍亡將城邑丘墟嘉定寶慶以來此敝猶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衄矜虛美而蹈實害蔽蒙架漏紿取官職其幸焉則災不及其身如陳鄭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為同己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

憂未歇也高明以為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改元有疵盖所謂平者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便是平如賔客坐於堂上吏卒奔走堂下即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秉舟亦然

鄭左相 乙未

數日間道路籍籍皆謂北師已闖蜀邊有數百騎廵綽

後來者未可知又謂彼在唐鄧但隨棗又謂淮西榷場客人為韃所誘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候取稟不獲瞻望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邪中外皇皇莫知為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旻誘叛為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其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為淮西用久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别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

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禜祭國門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宫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禜祭國門之禮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宫習熟見聞恬不為怪某每見前輩在州郡閒猶舉行方社禜門之禮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為沴害于粢盛某妄意以為于郊于宫事大體重莫若先行

禱社禜門之禮則諏經訂律允謂合宜今來除社禱自照太常寺長貳差官行事外其禜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録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時頎丙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説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令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詁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來書春谷之諭方謂春貫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以仁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為四此已是綱領上有

病且斷之曰廉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據某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況如來教四欺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 潛丙申

大抵起家為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闗一節為人所側目初辟且平過正欲於再辟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碍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辟便及過闗恐傷於早須三牘後言之若遵來諭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説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恐久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奏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辟守郡倅必不可然

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言臣本任三兩事

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鶴山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甄輔廷

謄録監生臣王涵

鶴山集卷三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記

成都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吳公獵諭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為大務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朔望即學宫見諸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為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成都典治

為西南劇鼓篋學官者蓋六十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絶學以承孔孟如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未有像設甚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徧天下況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仕大中公游于廣漢成都最後伊川久居涪著録甚衆今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

文翁石室之西祠焉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而屬
某為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公意來請不得辭
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物生無窮人惟獨稟陰陽五行
之秀以位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禮智之
性焉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口鼻耳目四支
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析
而言之若弗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
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以天下與舜

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殷既墜厥命周誓衆于孟津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凡皆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秉彝三代之衰而有劉子言天地之中孔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地宰萬物而闗百聖者在此雖天

下之變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既歿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為詞章者沈痼於畀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滅者自以為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濳馳于世而倀倀宜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于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為堯舜之君民不得為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天運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先後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周先生奮乎

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太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本之以中正仁義貫顯微該體用二程先生親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皦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交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猗與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為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緼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三先生而來

雖不克皆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聖開來學潛輔
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有之也淳
熙以後學者寖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啓正理不競
卒之士習日畀極於內患外變之相仍則斯道也至是
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決矣吳公受學於廣
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
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學於京師者至此比齊魯
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

所以為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呉公且以自勵云

永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勢湍悍冬涸則連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為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焉民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名

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井野民不得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之賦半畝之宮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阜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捧笞以千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

時耕耨以養其父母其遠者至自大面山下牽戴星往返不下百里什溪卧谷為蛇虎所傷者又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蓋既畢民之穡事於是盡力役之隙惟夏冬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繫橋撤橋之役使民終歲勤勤不得休息吏又遷延其役苛取不厭先是令富順守陵陽虞侯為别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許秋夏雨潦泥淖没膝乃伐石甃涂涂成夾植榆柳人率謂便客

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西山亦侯之民也富順瞿然曰子何以教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為民也病者富順方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兄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栁之未備者為足成之且將推行衆議一日鄉之民詣郡願以其鄉所産茶額凡一引則於上産官錢之外更輸百錢陌做青城縣例官為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盡力於南畆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之斯速已之尚忍苛辦於民邪吏或

執其訛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名堰匠九十人始二月之吉番休庚功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朞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且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為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耄倪擊鼓鏜鏜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為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數語勉以孝弟力田樂輸省訟耆老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罹斯苦不圖今

日仁侯之拯已也各再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殿安公下侯所列事狀于軍與茶司俾永為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為無窮民益大喜始橋南面凡百五十丈率駕空鑿虛工茍幸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搖異甚過者不瞰風濤掀涌心目掉動例疾趨以濟二年閒直橋之中江遽積石成磧縱四百尺衡半之其勢方興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柵有地當益安固亡可慮人以為侯之隱念有相焉乃相與議肖侯像築室于橋之西併大

使茶馬富順同堂而祠馬岐山安世通隱居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既詳顛末謂不可無記則以屬余余惟有生之類莫不同體人能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我之私則凡天下之饑之溺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心將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所當為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昔雍公為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羣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今蒙其

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靈為己任計所減放無慮七百餘萬緡吏民有常心而天彛頼以不泯者其端實肇於此侯之為人挺有祖烈自始為郡崇正學以迪士習申孝弟以示民厚考室廬以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祭明神以教民昭事祈報㝡爾一邦亦既盡心焉耳矣今又以橋之病民為之慮材鳩庸以蠲其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為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也庸可限其所如

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丈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洲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洲者俗號果園榣翳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衡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翕合憑檻縱觀逝

川騰輝列巘獻狀嘉卉輸秀古木摎翠危堞突立長橋臥空奇雲落霞杲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嘻此天地之閟若有待焉者韓文公記燕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清泉激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特天地初無隱乎爾而亦豈私於虞侯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

為三才居廣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闕人惟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横生自為町畦而失其所以為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復禮而有以洞見全體則將隨處充裕不假外求冐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久矣其為洲也胡昔之眛而今之章昔也過者弗顧而今遽為部南之勝豈侯之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為記侯名某乾道

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卭魏某也

紫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紫雲山崇仙觀柱木有文為道士形及北斗星象伻來以圖上宣示宰臣于禁中臣旦臣準各拜表賀逮重和元年始建道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為額國朝崇尚老氏惟祥禧政宣閒為甚而是山被遇凡再今皆在太史氏豈其山川欝蟠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

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刋誌未備迺水陸萬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俾它屬道川蹴然謝不敢則為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踵門請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閒雖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會巒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理

戓然也罔來自北為天倉為龍洞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露香臺西為蟇頤為白雲洞南為天台山為舜帝洞挑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為元始殿為黄籙寶宫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元掛籍真官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宫宿廬庖湢庫圉以固以具古栢鼎立于庭者巉岩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黄籙寶宫則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

山徙寘于此者也宫之三十六柱皆擅木鐵䋲隱迹迄今不毁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承杲修是宫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承杲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號由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葢修像設有嚴相承至蒲懐顥與其徒復增拓之爰暨于今營繕髹壁之工日備猗其偉歟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二氏語人以善惡禍福故崇尚者衆非偶然也服儒衣冠者滿天下豈不

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學謹獨為己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盖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衎衎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宫廟裒聚遺文儒者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諗吾徒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為民祓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宇累聖相承隆名邃闕像設有嚴四方翕翕駿奔而成都為西南一都會乃未有特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士劉鼎與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願卜蜀莊故廬之左方鳩僝功會臣入蜀吏民言狀願得即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亟命宗成既又為記其事于石由是物疪癘則禱之時雨時暘

則禱之祝釐禳沴靡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榮臣稽之記牒參諸甲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為觀號於是邦人厭恱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之始基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庀斯役令以狀聞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以無紀以某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為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而人者其又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

聖人難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塞明者非委諸茫昧則怵於恐畏而感通之道微矣今真君之威神啓夢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行電馳旁魄流衍而司蜀戚休不間遐遠公之位望方將為天子變正天紀陶融景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戚休不間前後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皆宜書敢以附號榮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以共治者是故先王立爲司徒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能鄉老大夫以禮禮賓之向爲萬民也今合衆而尊異之衆賔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偕藏於天府其重也蓋若此自科目設而教法浸壞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輿所謂試之日士攜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地唐虞闢門三

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相承以至于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捄其甚而益其所未備者乎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漢揚王以後代有顯人垂諸萬世而修名貞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大庭擢鼎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法從寺監郎秩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為蜀稱首然攷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寓試於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漕司貢額于

諸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昔盖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免有壅閼蹦籍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少紓焉則倀倀然靡所止戾編葦架竹猶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棧腐梁上下塡㘦凜乎壓覆是懼投卷之廡衣冠曳婁校藝之館組紱委頓封録之所囂隘近市䆃水之溝汙穢雜襲士生一世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所謂唐虞三代

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紱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登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盍即其地思所以拓之者草圖練日庀材鳩庸而為士者翕翕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僦居請庚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繚三門彪列四廡盱分攀龍附鳳二堂屹於左右中為三衕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靚深至於有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

為亭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綽乎有容不復如前日之填然幾褭其所甚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汔其年之冬十一月新築凡五百四十楹諸費為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凋贊其成教授潼川王君晞鴻以楊侯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三邑緡錢以助制置司機宜郡人趙君希瀹以前三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繈屬不絕役成復具以顛末

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歷崇儒詔州縣各立學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謂慢也且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為斯世用也今或者往往以淺陋得例持衡搉無用之文為取才之的士苟於得者亦隨其程度而為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率是相尋其流

益降充而為公為卿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所成就
盖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由斯以進者然自非
豪傑之士瞭然乎義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
試使今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尚而
不必泥科臼以摧陳腐之文今之充賦者思古人之所
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必曲程度以徇有司之陋則今
日取士之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嘗
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在云者非

必役役於干禄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禄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將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況背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佞何足以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力書此以遺之將冀偕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科目相詬病也

鶴山集卷三十八